

讀 書大展 書店老闆的祕密周記5之2 流徙與新生

一個悶熱的傍晚，整個下午僅有的一位客人不知何時已經離去，河貓小缺跳到桌上喝她水杯中的水，另一隻河貓阿醜在窗邊睡得不省人事。我拿著抹布收拾桌面時心想：晚上大概又只剩我們仨了吧？這時忽然上來一個女孩，背著登山背包，似乎剛從某座山下來，紅色領巾、橘黃色登山鞋，臉曬得黑黑的，是那種很戶外、很健康的膚色。

不久她把背包放下過來問我：「請問有沒有一本書，是你們台灣作家寫香港的？」我立刻聽出她的香港口音。

「你問的是劉克襄《四分之三的香港》（遠流）吧？」我走到書架前抽出書遞給她，她說係呀，這本在香港賣得好，剛好來台灣，就想在台灣買。

我說這本看完我都想再去一趟香港了，她說她也是——原來她來自澳門，這我就聽不出來了。

「不過我比較喜歡台灣，我打算搬來台灣住。」女孩邊翻書邊說，彷彿我是鄰家大叔。

香港人移民台灣的數量明顯成長，前不久曾經成為媒體關注的話題之一。事實上，不少香港人來我書店時都曾提起這個話題，但是澳門人也這樣說則是首次聽聞。不過這看起來非常容易理解：如果她是喜愛登山的山友，台灣的山比香港多又高，當然是更好的選擇。

（腦海中立刻有個聲音跳出來質問：大陸山更多更高，為何不去大陸？）

我沒有什麼具體案例可供佐證，但是在李雨夢的《島嶼·浮城》裡，我讀到了15篇在台香港人的訪談紀錄。書裡其實是15個生命遷徙的故事（其中一個故事的主角是6個大男孩）：有因為金融風暴而棄港就台的大學教授，有懷抱著獨立音樂創作夢想的僑生，有特別回台服兵役的金融菁英，有仍舊港台兩地跑的高雄茶餐廳老闆，有在墾丁開民宿的年輕夫妻，還有漫畫家、翻譯家、寫作者、廚師、演員等等，看來是各行各業都有。

李雨夢的訪談紀錄非常細緻，她不只聚焦於故事主角做出選擇時的心境，更關切他們在實踐想法的過程中，所遭遇到台港兩地的各種環境差異與實際問題。這能讓兩地讀者發現彼此，現實從來就不只是政治問題，更重要的可能是經濟、制度、環境乃至文化差異，這些全都體現在日常生活中，從劉以鬯《酒徒》（行人）到哈金《自由生活》（時報），都明示或暗示了日復一日的日常生活才是移民最大的難關。

這一個又一個的移民故事，使我想起張釗維導演的紀錄片《（沖）天》的電影紀事書——由大稻埕偵探書屋「探長」譚端執筆的《天空的情書》裡，一個又一個飛官的生命故事。

其中身為飛虎隊12位中國飛官之一的陳炳靖，福建莆田人，今年已97歲高齡，於抗戰後期某次出任務時被擊落，雖幸運生還但仍被俘一年多。期間他曾受到台籍日本兵的祕密醫療協助，抗戰勝利被日軍釋放，1949年後隨政府來台，還曾任駐菲律賓武官，晚年卻選擇定居香港，至今將近50年。

這樣輾轉漂移的生命故事，又該如何被看待？在某個層面上，《天空的情書》何嘗不能說是時間向度放大到過去70年的《島嶼·浮城》？其間的時空環境變化之劇烈、諸多因素之複雜，實非如今我輩可以完全理解掌握，但透過這樣的訪談追溯，庶幾能使我們更加體認到每一個體生命中的選擇，都充滿了複雜的變數與不可知，甚至能夠懷抱著同樣的思維，去看待、理解完全不同甚至是敵對立場的每一個體的生命故事。

回過頭來看楊儒賓教授這本《1949禮讚》，或許是一個好時機。解嚴後，台灣雖然不斷迸發新的政治思想及力量，然廿多年過去，似乎仍是一片紛亂。台灣雖然自詡民主，但是一提到政治則沒有人不搖頭。追本溯源，或許是我們並沒有真正地、好好地面對歷史。1949的變局是戰後台灣政治發展的重要關鍵，雖然中共始終對全世界宣告：「1949之後有了新中國。」作者則在書中強調：「1949以後也有了新台灣，1949以後還有了新香港。」1949雖然造成巨大的傷痕，但是也生長出新的生命與意義，如何面對過去而不糾結於創傷，將會決定我們如何開展未來的生命。

看看那澳門來的女孩，不就充滿了自信、陽光與美好嗎？